

# 终生自勉“努力吧”(上)

## ——追忆老共产党员朱胜杰

文/曾福龙



毛泽东曾经指出：“人是要有点精神的，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从这里头出来的。”的确，共产党人的精神就是“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”。本文主人公正是如此，他从小就把“努力吧”三个字清晰地刻在手臂上，而且牢牢地刻在心里，终身践行。他凭着这种无穷的精神动力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了可歌可泣的业绩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“朱老总”。他就是原宜春行署水电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，曾经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，荣膺“十佳书记”称号的共产党员朱胜杰。尽管他已经离开我们23年，但至今谈及他，人们还纷纷伸出大拇指，称赞他是个难得的好干部。

最近，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，笔者走访了一部分曾经与他有过接触的老年人，大家从记忆的仓库里随手拎出了一些零零碎碎的美好回忆。尽管这些回忆是碎片式的，但它却描绘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，让我从中感受到一股巨大的精神动力，触到了共产党人一颗火热的心，也为之产生了写作的冲动。

### 刺字铭志“努力吧”

朱胜杰祖籍萍乡，1928年出生。朱胜杰有兄弟姐妹10人，唯有他读到了高中毕业，在那个年月算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。参加工作后，被人们称为宜春县干部中“三个秀才”之一。

朱胜杰就读于宜春中学。那时，家里为了支持他读书，叔父经常从萍乡市银河镇老家挑着农产品步行60里来宜春卖，所得的钱交给朱胜杰作伙食费。朱胜杰觉得叔父来回一趟要走120里路，如果自己不好好读书，实在对不起家里人的辛勤付出。于是，他用大头针在自己左手臂上刺上“努力吧”三个字，涂上蓝墨水，变成永久之铭。

朱胜杰不仅学习成绩优秀，而且还拉得一手好象棋，打得一手好篮球，成为学校篮球队主力队员。也因为篮球打得好，参加工作后，1951年，朱胜杰担任宜春县首届篮球队队长，主打后卫，带着队员赴萍乡参加篮球比赛，创造了宜春队首次战胜萍乡队的佳绩。

正是因为“努力吧”三个字的巨大精神动力，朱胜杰在担任宜春县计划委员会主任期间，创造了一流工作业绩，被评为全国计委系统先进单位，1955年赴北京参加全国表彰大会，见到了毛泽东主席、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，留下了人生青春倩影。

1990年，宜春市（时为县级市）评比建国以来“十佳书记”（十个最优秀的公社与乡镇党委书记），朱胜杰尽管已经离开公社党委书记岗位多年，但仍然名列其中，而且群众呼声极高。从1958年成

立人民公社到1990年的32年里，在宜春本土担任过公社（乡镇）党委书记的少说也有几百人。朱胜杰之所以能够胜出，足见其业绩非凡。

### “当官就要造福于民”

朱胜杰有句口头禅：“当官就要造福于民。”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

1961年，33岁的朱胜杰便当上了天台区区区长（那时在县与公社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），不到一年升为区委书记。天台境内虽然有一座1958年修建的蓄水量达60万立方米的鱼龙水库，但是主要功能是防洪和发电，对农田灌溉作用不大。遇上干旱之年，天台境内的水稻栽插就成问题。1964年，为了充分发挥水库作用，朱胜杰大胆提出修建一条鱼龙水渠，从鱼龙水库引水解决农田灌溉问题。当时，宜春县正集中精力修建飞剑潭水库的一坝和二坝，因此，修建鱼龙渠便没有得到县里立项。没有立项就没有资金扶助，修建鱼龙水渠不仅要劳力，而且还要解决资金这个瓶颈。

为了解决资金困难，当过县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朱胜杰有了自己的想法，决定先动工，造成既成事实，到一定程度再设法争取立项。于是，朱胜杰号召大家集资，凡是拿工资的人都要根据工资多少集资一定金额，农民则各尽所力。那年月，有存款的人不多。为了调动大家集资的积极性，朱胜杰带头捐款2000元。那时，朱胜杰夫妇俩的月工资加起来才130来元，2000元相当于夫妇俩16个月的工资总和，基本上是家里的全部积蓄。而且他表明此为捐款，并非集资！在朱胜杰的带领下，人们你5元我10元地凑起来，终于解决了资金难题。

为了让玉龙渠充分发挥作用，朱胜杰形象地提出工程“牵藤结瓜”的大胆构想，即凡是水渠经过的村庄，就近挖水塘或者筑水坝蓄水，使得沿途村庄都能受益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奋战，水渠有了初步规模。朱胜杰多次向县领导汇报，赢得领导现场察看，终于得到了立项，解决了资金和技术难题。朱胜杰带领两万多劳力，经过一年多的奋战，一条被当地人称为“红旗渠”的63华里的鱼龙渠终于建成，彻底解决了天台农田灌溉和人畜饮水困难！

朱胜杰在农村工作注重造福一方，到了机关工作以后同样将干部职工的冷暖装在心里。1979年下半年，朱胜杰调任宜春行署水电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。当时，局里干部职工住房非常困难，不少人租房子住，有的一家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。朱胜杰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积极想办法筹措资金，很快盖起了两栋一共32套的职工宿舍，解决了干部职工住房的燃眉之急。

### “不会做农活当什么书记”

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公社干部大都会干农活，有的干部干农活甚至相当有水平，并不比一个普通农村社员差。朱胜杰就是这种干部，他无论是干力气活还是干技术性很强的活都是一把好手，被群众称为“呱呱叫的庄稼把式”。这里略举几个小例便可窥斑见豹。

先说说力气活。在建设高富岭水利水电站时，有一次，担任副总指挥的朱胜杰去工地检查施工情况，见个别民工挑土不够满，速度不够快，便说了句“大家多挑点，走快点”的话。没想到一个愣头青不认识朱胜杰，只知道说这话的人是个干部，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多挑点，走快点，你们当干部的就会耍嘴皮子，自己来试一试。”

朱胜杰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试一试就试一试。”说着就准备挑土。

那个愣头青竟然得寸进尺地说：“我和你比赛，你用土箕挑，我用粪箕挑，看谁走得快。”

朱胜杰毫不示弱地说：“我用箩筐挑！”

土箕一担土大约七八十斤重，粪箕一担土大概120斤重，箩筐一担土一般一百七八十斤重。那愣头青见朱胜杰用箩筐挑土，以为是“心血来潮”吓唬他，便兴奋地朱胜杰比赛起来。没想到，半个小时下来，愣头青败下阵来。正在这时，愣头青所在的公社书记来了，对着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愣头青说：“你和他比赛，是想作死吧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大名鼎鼎的朱老总！干农活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！”愣头青悄悄地伸出舌头，后悔地摇摇头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人们经常能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挑着一担100多斤重的木炭，优哉游哉地走在从大岭山到天台的路上。他就是朱胜杰。

农活中技术性强的活儿，朱胜杰没有不会的。此处随便说两件小事。

先说栽禾吧。栽禾对于一般农民来说都会，但是要栽得又快又直又好却不多见，一个生产队也就那么一两个或者三四个。1971年，朱胜杰在天台公社太尉大队马家生产队蹲点，吃住在农村，与社员“同吃同住同劳动”。农历四月下旬的一天早上，生产队栽一季稻，稻田是一丘70把（大约4亩来面积）的长长的水田，由于缺水，便不能放干水来栽禾，而是将田里的水关得满满的。当时实行打格子栽禾，田里有水便无法打格子，只能采取老办法栽。由一个人第一个栽一路“示禾”，其余的人跟着这个人后面栽。田越长，对栽“示禾”的人考验越大，因为只要稍微弯一点，后面的人就会越栽越弯。几个社员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

愿下田栽“示禾”。朱胜杰看出了名堂，笑笑说：“怎么，不敢栽呀？”一个社员开玩笑说：“这可是要见功夫的，莫非你敢栽？”

“我栽就栽。”朱胜杰说着便下田，瞄准田另一头的某个地方，栽下几兜“更禾”，然后开始栽“示禾”。

村里有个叫马文竹的社员，是该村栽禾最好的把式。农村栽禾有条潜规则，后面的人必须与前面的人保持3行以上的距离，表示礼貌和尊重。马文竹心想，朱书记已经栽了5行，自己可以开始栽了，与他始终保持三到五行的距离就可以了。于是，马文竹跟着朱胜杰后面栽了起来。马文竹心想，凭我栽禾的水平，与朱书记的距离保持5行，这样既体面又轻松。结果却大大出乎马文竹的意料，朱胜杰不仅栽得直，而且栽得快，竟然将他远远地甩在后面。到了田头，马文竹站在田埂上眺望朱胜杰栽的“示禾”，简直像6根绿色的绳子牵在田里；他自己的禾栽得也很直，不过一般都是栽成“锯齿”形状，没有朱胜杰栽得漂亮。于是，不由得对朱胜杰伸出大拇指，十分折服地说：“朱书记，没想到您这个当官的还是一个呱呱叫的庄稼把式呢！”朱胜杰则淡淡地笑着说：“不会做农活当什么乡镇书记呀？”

再说堆秆垛。宜春县一带的农村收割水稻时，是先在田里将割下的水稻在禾斛里打掉谷子，然后将稻草堆在田埂上，到了水稻全部收割完毕，再将稻草挑回村里，堆成大大的秆垛，将稻草保存起来。因为到了冬天，耕牛要吃稻草，牛栏、猪栏要垫稻草。但是，堆秆垛是个技术性很强的活计，要堆成一个标准的“金字塔”。如果没堆好，下雨时秆垛里进了水，稻草就会霉烂。

还是1971年，朱胜杰在马家生产队蹲点。秋天的一天，生产队堆秆垛，几个社员相互推让，谁都不想自己堆秆垛。朱胜杰挽了挽袖子说：“我来吧。”人们面面相觑，不无怀疑地说：“你会堆秆垛？”朱胜杰笑笑说：“会不会，堆了不就知道了吗？”说完，找来一根长长的杉木料竖在地上，叫人扶着，自己则抱着稻草一层一层地堆起来。结果，堆了一个八九米高的秆垛，下半部分是个标准的倒圆柱形，上半部分是个标准的锥形，合起来形成一个标准的“金字塔”。在场的社员无不惊叹，说村里那个最会堆秆垛的社员也没有朱胜杰堆得好。

一个正儿八经的农民都不容易做到的事，一个公社党委书记竟然能做到，这还不足以说明一切么（待续）